雲石遺稿

十

謚狀
跋

共十

雲石遺稿卷之十九目錄

謚狀

領議政晩悟韓公用龜謚狀

兵曹判書一窩金公魯應謚狀

右議政過齋鄭公晩錫謚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九

謚狀

領議政晩悟韓公 用龜 謚狀

謹稽國朝枚卜之典三百二十有五其克躋上公踰八耋者僅十有五人就其中求其名完而身全生榮而死哀亦無幾焉嗚呼豈不艱哉以余所睹記晩悟韓公殆其人也公諱用龜字季亨初諱用九貫清州肇祖諱蘭仕高麗爲太尉自後冠冕蟬聯入我朝右議政淸平府院君諱應寅相 宣廟爲名臣三世而有諱聖佑以淸名直節重於世官吏曹參判寔公五

代祖也曾祖諱師范進士 贈領議政祖諱顯慕大
司憲 贈左贊成考諱後裕同知中樞府事 贈領
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驪興閔氏逸掌令 贈諡文
忠公諱翼洙女也公之生在 英宗二十三年丁卯
二十六魁柑製翌年殿試隸槐院丙申春薦拜承政
院注書未幾 英廟昇遐 正宗嗣位賊臣洪國榮
方柄用素惡公捃徵事以至汰罷丁酉特陞六戊戌
拜文兼禮曹佐郎差鞫獄問事郎已亥監永春縣周
歲罷庚子拜司諫院正言連在臺地嘗疏言鄭妻尚
追蓋主之誅龜柱猶貸薄昭之戮麟謙量鋏莫不由

於兩賊之爲根窩舊逆無所懲畏新孽繼以層生以至國榮德相而不誅將使國法倫綱掃地而後已寧不痛哉乙巳差知製教丙午適入侍　上詢議政公之年及陞資後未經實銜顧謂兵判曰何至今不爲也翌日特命擬五衛將異數也轉拜兵曹正郎丁未準都堂會點拜弘文館校理公之釋褐已十五六年矣世以淹屈惜之及大臣金公致仁起致仕主是圈曰若斯人者烏得不加點也輿論翕然每經席陳義　上輒嘉奬之間差漢學教授禁衛營從事官時臺臣金遇國疏駁尹公著東言其在銓時以

公叔氏參奉公用中擬筮仕至謂引進匪類公引義屢違召　上敎曰韓相事予於復官傳敎昭晰無餘其孫枳塞豈成說乎況在從孫尤無可論參奉公卽爲公從大父文肅公諱翼慕系孫也公緣此撕捱凡有除旨必力辭或迫而出亦未嘗淹也間差東西兩學敎授拜吏曹佐郎戊申陞應敎已酉拜掌樂院正用　文孝世子入廟時大祀勞陞通政除承政院同副承旨出爲安東府使辛亥遞六月丁丑議政公憂癸丑遭內艱乙卯制除特旨授司諫院大司諫連除承旨吏禮兵刑曹參議其在諫院也疏論時弊六條

畧曰義理不明而人紀不立言路不張而朝綱不振
訛俗不靖而民志不壹邪術不闢而禍源不息爵賞
不愼而位著不肅士趨不端而風教不行敷演爲說
切中時病　上批以納約之誠殊甚嘉尚褒納焉旋
因許積復官事聯啓覆難蒙罷敘旋以三銓因洪守
榮差享事陳疏爭之　上震怒嚴教荐下督公手書
政事以入仍命倍道竄朔州及到金川宣傳官奉
聖教踵至曰不必罔夜押付惟當按站徐行後教筵
臣曰韓某素抱冷積如冒寒趲程必添病故使之無
疾其驅此宋仁宗護送唐介之意也明年蒙宥復除

三銓馹召之公陳疏引義雖飭教屢降不敢膺公於是職寘爲屢拜而自丙辰後輒遂巡焉是夏大臣筵奏擢亞卿拜刑曹參判漢城府右尹兼同義禁副摠管戊午參判戶曹兼同春秋薦拜開城府留守纔五月特除諫長十月因雷異陳戒曰顧今紀綱益紊風俗益頹邪說橫流人心陷溺朝象泮渙民生困窮朱子所謂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者不幸近之此莫非有君無臣不能對揚之致而臣愚死罪竊以謂　殿下典學之工知非不至而行有所未至也方其喜怒之未發涵養固已有素及夫事物之既接辭氣率多過

中公私恩義之際有時乎經權失宜忠邪淑慝之間或不免用舍無別克恢轉圜之量思聞鯁直之論而事到難處輒設禁令則言路杜塞義理漸晦深軫矯俗之道欲行振刷之政而命令急嚴求效太速則舉行忙錯事功不就以致君道日亢臣道日卑而上下無交濟之美此豈非有違於提挈綱維之義保嗇精神之方乎首尾屢千言皆指陳衮闕歷舉時弊　上優容焉十二月除平安道觀察使時毒癘流熾一路死亡以屢萬計公庀死問疾專意拯濟醫藥以療之糜粥以餽之西民賴之翌冬遞尋差謝恩副使庚申

拜吏曹參判會有燕勅特命陞資憲兼差伴送使仍
赴燕還除工曹判書都摠管尋判刑曹兼同成均六
月　正宗昇遐差纂輯廳堂上　殯殿都監堂上仍
差備局承文提調拜議政府右參贊知　經筵冬以
都監勞陞正憲拜禮曹判書辛酉兼知　實錄事四
月拜吏曹判書時宰相尹行恁新得罪廷議將處極
律持平李允行疏論之擾及公政注以謂附麗指使
上削允行職遞公銓任除大司憲公陳疏引義批曰
臺臣既被重勘於卿何有仍差遠接使屢承敦飭公
以往役義重不敢辭既復命拜知敦寧知義禁九月

除水原府留守壬戌二月移除全羅道觀察使有中
使以宮土尺量恣行刑威勒奪民券公啓請嚴治管
下守宰有貪饕不法者公又勘罷之一路肅然而被
勘者至反詈亦不恤焉甲子遞拜右參贊仍提擧藥
院公因前事疏辭 上屢降嚴教命配富平府到配
卽放拜禮判加崇政兼判義禁府事因 健陵修改
時敦匠也乙丑春差 貞純大妃殯殿堂上適 上
以痘候平復將擧賀儀而 大行大妃厭衛在殯公
引栗谷歌哭同時之論愚伏哀樂並行之說請退行
上卽詢大臣而從之儒臣李泳夏獨發異議公自引

乞免優批趣召之終不膺大臣以朝體請罷 上不許仍命問啓公不獲已承命又以 大行大妃玉寶篆文書寫官陞崇祿以 殯殿都監勞進階輔國兼宣惠廳提調十二月特旨擢拜議政府左議政仍下敦諭畧曰予之所取於卿非徒踐歷績庸之美篤厚恬慤之行輿人之拭目亦且久矣以卿憂國之誠何必待予小子之勉諭乎公方省墓廣州上疏懇辭批曰不煩夢卜爰立作相國事之板蕩卿可挽回紀綱之頹圮卿可整頓繼又遣正卿敦召曰卿之去就實係國家安危公感激出膺筵奏畧曰惟我 殿下以

英睿冠古之姿承　祖宗艱大之投臨御圖理半紀于茲而治化逾邈國勢陵夷民生則剜肉補瘡生理斷絕嘵訛朋興姦宄歲滋朝象則頓無寅協漸致泮渙紀綱解紐元氣蕭索邦本之瘁如彼其臲卼而大小恬嬉苟爲目前之計　殿下以今日爲何如時也仍論君德之得失曰　殿下求治之志漸不如初深居九重罕接臣寮以致庶務之委積百事之頹墮殿下清燕之中所事者何事無或細娛之役志歟便辟之蔽聰歟法講多時停輟召對每患間斷而誦讀陳奏者不過備例而止尚何望廣　聖聰而進　聖

學乎其論言路之蔽塞曰挽近以來婷婷成痼雖遇
災修省之時並與應文陳規而寥寥　殿下未嘗罪
言官而猶復如此者忌諱多門疑阻轉甚故也其論
近習之不嚴曰比年此輩漸多橫濫犯科相續是
殿下恩常掩義法爲私屈故也時有星變掖隸又有
作黨起鬧者以是戒之又請擇守宰以恤困窮審刑
獄以疏冤鬱選清白以行激勸振紀綱以懲奸猾
上動容而開納焉丙寅正月因賓對言用人之道曰
登庸之路專尚地閥薦舉之法徒歸文具請飭諸道
勤加採訪令銓臣隨即收用又請贓汚之有實犯者

雖屢經肆赦切勿更擬於近民之官著爲式皆從之
未幾臺臣討罪人金達淳請褒朴致遠尹在謙事其
語有拶逼於公與領相徐邁修者聯陳劄啓胥命金
吾　上敦諭曰伊日卿等所奏各異予皆記之豈不
區別而混疑乎始　上以達淳悖奏下詢也公之奏
語實不及褒贈事故　上洞察公本心而爲之辨也
公愈惶恐不自安因出城飭諭轉嚴黽勉還朝居數
日都憲李義弼之疏又出公遂尋鄉　上別諭曰都
憲疏初不攙入於卿今之此舉豈非意慮之外乎又
曰卿於褒贈事初無一言可否其立異之意上下孰

不知之予已默記於心而欽歎昭晰無餘猶復深引者卿豈有疑於予乎繼下敦迫之命廼入城胥命陳疏引罪兼伸懲討之義尾及於李東馨徐瀅修事優批褒之翌日復出城陳啓曰臣以有罪未勘之蹤冒入城闉盖出於感戴恩造而未蒙體諒之前不敢偃處京輦　上連下溫諭曰予之必欲挽卿者爲朝象也爲卿身也卿之苦心既如此卿若還入予當曲爲卿地予豈罔卿公始還私次　上爲遞議政之任付判中樞府事而憲臣又有疏斥者公復尋鄉領相李公秉模劄言此相臣素操雅望爲世所推至若近日

事已蒙日月之畢燭自有朝野之公議有何毫分可
疑於其間而憲疏之惟意漫漶寧不寒心哉因請憲
臣刊削　上從之屢諭曰卿之今之引義卽前之引
義也予之前之昭晰卽今之昭晰也前可以還入今
不可以還入者有何義意乎予之昭晰如此而卿不
還入則前後兩截矣公從縣道疏謝恩命六月持平
尹亨烈疏論達淳事仍言同時僚相必無不聞之理
至謂之書札勸成　上嚴批竄亨烈公詣南城胥命
上別諭慰之公附奏曰臺疏之勸成二字乃是臣爲
人爲鬼爲忠爲逆之一大關棙惟願亟降明命下臣

司敗所謂書札勸成到底覈出雖隻字半句眞有所
往復者則臣當卽就斧鑕先伏欺心瞞上之罪 上
大悟敎曰眞有書札勸成之事雖大臣豈可倖免若
無是事誣人惡逆自有其律況大臣乎因命拿亨烈
訊之其所援引株及二三朝紳而書勸一段以誣揑
自服人莫不駭之 上乃敦諭曰卿尙滯縣獄乎書
勸之說逮問言者與指使者皆無驗可知其虛妄今
卿有難安者乎公感泣附陳謝忱因歎曰冥行不止
致此僇敗雖 聖明在上覆盆必照惟當沒齒自靖
而已日與村翁野老課農問圃語不到當世事西樞

俸祿亦辭而不受至已巳春特除進賀兼謝恩正使
公三上疏堅辭　上以往役勉之敦迫之命迴出尋
常公謂德意之厚不可孤也遂入都肅命　上召見
而撫諭之及復命卽又還鄉辛未九月特拜藥院都
提調時　上久在靜攝大小憂遑公卽起造朝竭誠
保護每手奉湯劑泣請進御　上感其誠多勉從之
十二月有嘉山土賊之變公獻議言若自京師先示
驚動則中外人心必益騷然惟持重而鎭之勦滅之
方當嚴飭道帥臣而嶺隘要衝尤不宜疎虞亦使戒
嚴而備豫　上善之壬申五月命冊　儲重拜公左

議政兼　世子傅公震憲出江外　上諭之曰卿之
遯荒凡幾年矣因予无妄之愼致卿保護之任跨歲
憂遑亦旣勞止而每於診筵見卿奉藥而來予心忻
然若有所依固已簡在予心迺者國本大定而姑令
退定必待中書之備此時輔相之責教導之功予之
望卿者深矣仍促之公以疏者三以啓者十三不獲
已承命乙亥冬奏曰明年卽丙子也舊甲重回益不
勝風泉之思各遣近臣致祭於殉難秉義諸臣祠墓
問其祀孫收用仍論文忠公曹漢英危忠大節請施
不祧之典從之丙子入者社公以年至懸車屢乞骸

不許六月呈辭單命封還十月砥平儒梁珪者受人
嗾發通文誣辱罔測公遊出江上　上命秋曹訊梁
珪邊遠充軍連下敦召公前後疏奏殆四十度末乃
敎曰入來然後尙有爲卿體諒之道在外而不動則
雖經年胥命斷無許聽之理卿之去就非予所知公
不得已還朝於是登筵面懇　上不答公惶懼而退
賊臣金漢祿孫八歲兒蹕路鳴金公上疏畧曰臣伏
見逆祿孫擊錚供辭簸弄誣逼之語上犯莫重之地
囷闢反噬之毒遍及聲討之人噫嘻謂上天可以矯
誣謂　君父可以脅持謂義理可以眩亂謂搢紳可

以魚肉即渠輩一種相傳之法文而亦嘗一售於
御極之初者也上蒼悔禍丙寅處分之後大明中天
禹鼎照魅則庶幾犯罪者伏迷誤者覺民志可壹世
道可靖而奈之何餘孽之猖獗更甚於懲討未始之
日也惟彼乳臭之孤雛不有代述安得供招之自成
不有助成安得蹕路之每犯然則其凶焰之熾張醜
類之糾結不待究問而可知思之及此可謂心寒夫
龜柱叔姪之凶言凶圖莫非所以動搖國本仇視
儲位特其倖逭於當日遂敢自橫於一世假托義理
則上下皆入脅制締結徒黨則涯角打成一片四五

十年之間百惟層生流毒未已繼以逆肚呈露則觀柱辭職之說一何無嚴悖論傳襲則達淳初筵之奏又何不道頭面雖幻於前後心腸無分於彼此故主勢日孤於上亂萌日滋於下天討雖行而狼心未化國是雖定而梟音猶存至於目下事而極矣苟求其所以然則蔽一言曰朝家之容貸太過耳伏願察漢賊不兩立之勢念神人所共憤之義亟命有司覈出慫恿之徒先舉黨與之誅因允臺請嚴鞫日柱以絕亂本焉答曰懲討事卿言皆至當然龜祿之罪　先朝含容之聖意卽是不得不然之事勢而渠輩陰幸

如此乃敢恃頑眩惑人心豈不痛哉罪狀既發之後乃我東萬世嚴守之義理渠雖日日上言擊錚何畏之有何益於渠乎予之容貸日柱輩亦是仰述昔年聖意而已且觀來頭終若如許則是本罪之外有角勝讐視之罪亦豈可一味容貸乎時龜祿餘孽粧出稱孩連歲鳴籲爲疑亂嘗試之計公疏語嚴正歷陳源委而打破之因此凶徒畏縮不敢復肆丁丑春前正言李基承投疏言多侵逼命還給公又自引乞致仕不許請暇省墓仍留江舍不起屢陳懇批旨益隆至有躬迎之教公乃進到津頭附奏以嶺海爲期始

勉副明年爲瀋陽使辛巳四月陞拜領議政時　孝
懿大妃昇遐將又遷奉　健陵　上屢加敦召曰卿
以　先朝舊臣當此時予不欲自效於終事之地乎公
不敢不出仍除遷　陵都監摠護使九月禮成公以
爲曩之出膺卽因緣事會而太役旣竣不可以不退
六上疏語益懇　上勉許之自是時節起居之外優
遊江郊不以世務自嬰丁亥二月　翼廟以王世子
代聽庶政公奏曰　邸下受　大朝付託之重正位
貳極親聽機務環東土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延頸拭
目觀德望風此乃　邸下端本正始自詒哲命之時

也伏見　聖批以孝友恭儉敬天愛民諄諄勉戒此與堯傳舜受之心法政謨前後一揆臣不勝欽誦今以　睿學之高明體驗於政令施措之間則國以之治民以之安對揚　大朝之休命俯答臣民之翹向曷不休哉　睿答曰忠愛懇懇敢不銘佩六月陞付領中樞府事八月差上號都監都提調是時儒生徐有圭訟其父萬修之冤仍言其父未徹疏中論李肇源罪關係至重於是朝議迭發繼而有宰臣趙貞喆上書事涉公在相職時公劄陳其事實　睿批嘉之戊子四月寢疾　上遣御醫看病　小朝亦日遣宮

僚問疾竟以十六日考終于第享年八十二　上震
悼輟朝教曰祥和慈諒之姿不易得於今日遣官致
祭吊賻如禮　小朝又令曰惜乎　三朝宿德廊廟
耆舊今焉長逝可勝愴廓慈仁敦厚之性愷悌堅貞
之度豈或多得於後世薄俗乎每於登對之時見其
風儀秀朗奏事誠欵則予心之深好而禮遇奚特於
前日之師傅而已也今承凶音爲國事萬萬不幸遣
宮官賜祭此公踐履之大率而如籌司之有司貢市
海西關東關西等勾管兼差之宗簿司饔典牲等提
舉御營軍資奉常　社稷等都相可畧也賞典則凡

錫馬者七初仕承傳者三奴婢田結者一即以嘗藥
與篆文書寫摠護上號等勞也公葬于安城德佐村
乾坐之原以三夫人祔之元配完山李氏監司諱明
中之女卒于　正宗甲辰享年三十七繼配忠州李
氏學生諱希訥之女卒于　正宗己未享年三十五
並　贈貞敬夫人三配貞敬夫人坡平尹氏學生諱
心精之女卒于　純宗辛巳享年四十二皆無男取
伯氏監司公諱用和次子景履嗣官廣州判官女長
適牧使趙原永次適判書金鎔元配出次適沈元澤
三配出庶女適朴嘉壽判官無嗣取從兄參判兢履

次子正教爲后前任監察趙之出秉駿進士三女李
埈元世貞洪祐昌金之出始淵文科二女李頤在一
幼公美風儀善容止秀眉疎髯器宇高朗如瑚璉之
爲珍黼黻之爲飾人皆望之爲神仙格度其卽之也
溫粹之色達於面樂易之意溢於辭雖輿儓之賤鄉
父老之蚩貿莫不各盡其欵使之充然如有得也至
操履堅正處內執剛德耿介不累嶄嶄有莫可撓奪
者存此公天資然也及其年彌尊而德彌卲垂紳正
笏爲　屢朝元老勤勞著於外內誠藎孚於上下則
雖古大臣匪躬之節何以加之哉公性本篤孝洞屬

怡愉愛敬克備志物之養先意承奉廩俸所入必問所與未敢私也逮丁兩艱公已向衰又抱貞疾而廬於墓以終其制人以爲難親墓在鷺梁津南一舍之地歲時享祀躬往將事至老白首未嘗或廢其事兄也如事嚴父日必冠帶省候非有疾不敢闕也貨無私藏庭無間言常以諸兄多早世爲終身痛撫孤姪恩勤若已出俾各成立見人窮阨必傾藏施與宗黨親知之貧不能喪葬娶者皆爲之營辦無吝色月分廩餘周施必均待以舉火者甚衆每夙興盥洗終日端坐無跛倚欠伸之容公退則一室蕭灑或語及

朝事輒引溫室樹之義以拒之口斷雌黃心絕畦畛人無知與不知咸以爲愷悌君子嗚呼休矣公雅不以文章自命而每公車奏議下筆數千言纚纚不窮若宿搆然條暢剴切悉中事情雖專門碩匠自以爲不及焉盖公立朝事君以無隱爲本盡分爲義奏對則必盡忠慤職事則不擇夷險始自釋褐以至三事向上之心終始靡渝積累格感　主知罙深雖蜮弩狼疐屢蹈駴機　天鑑所照輒蒙昭脫非公盛德曷能致此雖然公以清標雅操蚤歲蜚英不啻若祥麟瑞鳳而發軔之初已與世鑿枘晚遭　正廟殊眷未

及盡其需用而逮我　先朝三入中書位遇非不隆也倚毗非不篤也邛崍之險灩澦之危靡不備經殆無一日而安於朝亦時運也公於此何哉寅永通家子也自在童丱奉履綦而承辟咡殆四十年所今以監察君之屬猥當狀德之役牀下跪拜宛如昨日而老成之典型不可以復攀矣謹撮其德行事功之較著者以告于太常

兵曹判書一窩金公　魯應謚狀

寅永寡學無所見識不敢以立言人自處雖然顧其年已六十餘矣其於先輩長者奉履綦而及門屏者

亦多若論其忠厚敦樸德度足以範雅俗福澤足以
貽後承者其惟故判書金公諱魯應是已公風儀秀
整襟期坦易望之儼然即之熏然泛愛而樂善不假
作爲自然有老成人典型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傳云君子闇然而日章此可以彷彿於公否乎公
字唯一號一窩慶州人慶州之金系出新羅肇祖諱
仁琯高麗檢校太子太師至諱自粹官忠淸道觀察
使麗季政亂退歸鄉廬逮我朝以刑曹判書徵在途
殉于節八傳而至諱弘郁號鶴洲官黃海道觀察使
抗疏論姜嬪冤遘禍後　贈吏曹判書謚文貞又三

傳而有諱興慶以忠勤厚德事　肅　景　英三朝官領議政即公曾祖也祖諱漢楨延安府使　贈吏曹判書考諱泰柱文化縣令　贈吏曹判書妣韓山李氏副提學德重女生二男早卒繼妣延安李氏學生命冏女甚有婦德以古女史稱又生二男公其長也後以公貴並從　贈貞夫人公以　英宗丁丑生端秀聰穎特異凡兒方四歲問老僕年幾何僕以廋辭戲曰四方二十傍有兩珥公應聲曰八十二矣聞者大驚然沈重質厚外若不能言延安公每以遠大期之及受書識解敏悟纔成童已博觀經史尤好中

庸一書潛心玩賾讀至屢千遍程朱訓說有默契處
輒手自劄錄以備參考十九歲值監試不赴與數三
親知入楓嶽縱覽諸勝而歸蓋公留心經術不以塲
屋得失爲重自弱冠時已如此至　正宗丙午始中
進士試自是太學應製之　御考也多被嵬選　上
特眷厚之及赴丙辰別試殿試公券居前列　聖意
欲以殿元屬之偶以脫一字被黜　上甚惜之令近
臣還其券諭之曰勿以一屈爲數奇也是年三月
莊獻世子冊儲之舊甲也　上以議政公爲冊封正
使特命錄用子孫公遂拜　獻陵參奉其後陞典牲

署直長活人署別提司憲府監察皆特旨也戊午拜
景慕宮令時　上每不時展謁輒令公進對眷遇特
異視之如家人旋出監禮山縣蓋以湖西荐歉擇其
人給馬送之既至先罷貢馬之取供者凡役民之費
悉爲之方便施措繡衣以褒聞邑人立碑頌之辛酉
移原州判官以母夫人篤老辭歸癸亥甄敘尚衣院
別提掌樂院主簿乙丑十月擢庭試文科公自在韋
布雅負士望　主知又殊絕人謂朝夕且騫騰而蹭
蹬蔭路人莫不嘆嗟及是又莫不爲朝廷賀得人也
即拜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丙寅選弘

文錄拜副修撰旋差京試官掌湖西試入拜獻納丁
卯連拜司僕寺正應教以冬至書狀官赴燕既復命
屢拜館職夏又差海西暗行御史凡吏治民瘼務核
實狀尤以海防爲憂既歸備陳長淵甕津諸邑形便
多請釐革時議是之間拜執義屢除館銜已巳九月
以 璿源殿酌獻禮時大祝加通政階拜兵曹參議
旋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庚午連入喉院騎省辛未拜
成均館大司成夏出爲慶州府尹明年有西警列郡
繹騷或有請調兵以待者公執不許日課儒生試整
暇若無所事民情遂晏然民有以錢訟者始以非理

斥之居數月又訟以穀公庭詰之曰前以錢今以穀何也民無一辭自服府吏有抱冤未伸者其母至失明公察其枉伸之吏母大驚眼忽開人服其神明夏以廟剡移拜東萊府使纔三月又以廟剡陞拜本道觀察使廷議以公器量望望實可急於進用也公既熟諳省內俗習權持重務大體不以苛細政其察不以輿作致其擾坐以鎮之一路帖伏時有右兵使李晦植者誕妄好自伐欲以海島無實之事張皇爲功公始既嚴斥之繼得其欺罔覬覦之實露啓請覈晦植竟伏辜而公於處變之際周密愼重不少撓奪雖管

下令長未或有聞知者遽甲戌大歉民情遑汲若不保朝夕而已亦至於屢數十年聊賴故民用磨崖以識焉及遞連拜泮長喉院輔德至戊寅春大臣筵稟擢亞卿進嘉善拜同知義禁府事漢城府右尹刑工兩曹參判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辛巳夏又用廟劄擢正卿進資憲拜知中樞府事旋拜刑曹判書差　孝懿王后殯殿都監提調敘其勞陞正憲差陳奏正使病未赴壬午拜漢城府判尹夏拜兵曹判書振淹滯杜倖進雖不得者皆謂之至公仍兼同知成均館事

以風痰之祟陳章乞骸歷數年屢除議政府右參贊
刑曹判書知敦寧府事漢城判尹皆辭遞竟以甲申
八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八輟朝致吊祭如例用是
年十月葬于富平梨花村戌坐原卽公素占也嘗有
堪輿者見之曰安穩耳未可謂福地也公笑曰福在
於德豈可以力求哉苟安穩吾所尙也公孝友根天
內行甚備自在孩提嬉遊不離親側年二十丁外憂
居廬三年不脫衰絰事偏慈暨三十年備極忠養母
夫人晩年長在枕席公湯藥之暇每讀諺書以娛之
己未春母夫人就養禮山遘輪疾危甚公嘗糞血指

靡不殫竭其誠而每夜半沐浴禱天乞以身代家人皆諫之公曰爲親之事非他人可知也吏民聞者皆感泣相爲之祈祝母夫人竟得瘳人以爲孝感及喪哀毀如前喪焉伯氏仲氏俱早坳以仲氏子承宗祀仲氏無嗣公每以是爲慽及長子生走告仲嫂曰今日始得吾兄後矣伯姊寡無子公迎置比隣事之如母以至弟姪輩極其撫愛而亦必隨事教導故家庭之內恩義並至尤睦於窮族貧交凡有婚喪必爲之極力辦助未嘗有難色而公所自奉則衣衾無華美器用無雕飾食不重肉寢不施帳凡奇技玩好博奕

之具未嘗一經於心惟於經傳沈潛玩索多至夜分不輟或曰公年位已尊何自苦如此公曰吾心所說不知其爲疲也是以六旬以後記誦尚多如歷代事實我朝典故有叩輒應聽之者忘倦然雅不以文人自命詩亦不肯徒作故公之學術之醇深著作之典雅世或未能盡知也公居常和厚沈靜務自韜養雖家人子弟不見其有憂喜色至事物之應義理之辨明達而不滯嚴正而不撓與平時氣像若有不同者即內守確也嘗在言地朝廷有懲討事或勸之疏論公從之命吏寫疏寫將訖或笑曰此疏上公當作一

名宦矣公默然良久摺疏本置案邊曰此大義關頭也微君言吾將疏論矣今聞名宦之言吾雖無狀豈忍以疏章事博名宦哉或謝曰戲言也何至是公終不聽於此足見公操履之一端也公於釋褐之後輿論所期實在於儲胥館閣端委廊廟而公既以古人規度自居生平無呫囁之交洽洽之地其於功名仕進之外至者一切不以嬰懷雖深巷之車轍甚稀要津之書緘常疎而任其儻來隨遇而安視世之工捭闔設機巧之術智若將浼焉於是乎知公者謂之平泛不知公者又或有沮抑之者乃公之志則惟不詭

隨不巧取也是以公之宦跡常在於遲速冷暖之際若局外汗漫人官非不顯矣位非不尊矣立朝二十年終未有展布設施職由是耳然而公所以完名保節者在於是留有餘不盡者在於是烏可以此易彼哉元配　贈貞夫人全州李氏生員成圭女有淑德懿行事夫子無違焉生於己卯卒於甲辰舉一男一女男道喜文科今判書卽過房于仲氏者女適文科咸鏡觀察使趙龔永繼配貞夫人豐川任氏通德郎時悅女壺則爲宗黨所服庚子卒壽八十一舉一男二女男德喜文科前應教女長適文科前承旨李鼎

在次適文科前承旨趙在慶道喜無嫡出取德喜子
商濬爲後側出男商贊今檢書官趙冀永男秉健李
鼎在男承老女閔振鏞趙在慶男觀鎬二女適洪鍾
雲李鎬永二夫人並祔葬于公墓寅永之於公家非
特自議政公有世好也亦嘗託契於今判書君尤深
故屢以晩進爲床下拜景行之仰久矣猥當公文字
事雖不能辭亦不敢爲阿好言只綴公居官處家之
實以俟太常氏節壹之議焉

右議政過齋鄭公 晩錫 謚狀

昔者我 正宗大王厲精圖治綜理名實尤以問民

疾苦爲有國之急務故當時表繡持斧之臣必極其選如相國鄭公諱暁錫按廉最多皆能稱塞明旨不墮厥職公之績庸在於此際遇在於此特未及登庸耳逮于　純廟歷典外內以致三事之位式至今婦孺輿儓之論咸知公爲國家勤勞世所罕比而又莫不頌　正廟之知人　純廟之用人也嗚呼盛哉公字成甫號過齋溫陽人肇祖諱普天麗朝戶部尚書本朝有諱袍知高城郡事　贈吏曹判書四傳而至諱磍與北窓古玉爲弟昆毓麟不俗官京畿都事又再傳而諱暉官察訪　贈左承旨寔公高祖也曾祖

諱夏卿敦裕篤厚隱德不仕　贈吏曹判書祖諱維
新受業於滄江趙公官參奉親沒不復仕　贈議政
府左贊成考諱基安文科官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
府領議政謚孝憲公三世　贈誥以公貴也前妣昌
原黃氏同知中樞府事德河女繼妣晉州柳氏通德
郎萬恒女三妣安山金氏僉知中樞府事　贈參判
相鼎女並　贈貞敬夫人公金夫人出而其生在
英廟戊寅幼而穎秀端雅五歲學史至老子字伯陽
而不讀孝憲公問其故對曰這同我高祖字不敢讀
甫十歲讀經史殆遍其夙就如此乙未丁孝憲公憂

正廟庚子司馬癸卯擢增廣文科拜自如察訪乙巳陞成均館典籍丙午拜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選入文臣抄啓戊申拜兵曹佐郎已酉以臺職請對呵導有喧同諸僚被謫配唐津旋因揆奏蒙宥庚戌出監殷栗縣甲寅　園幸以籌郎察奸尋按廉畿輔乙卯辟騎郎御郎未幾又暗行湖南纔復命特差籌郎謂大臣曰查羅民事也嶺右以某送之是冬察拜峰鎮羅竣還數日又有湖西暗行之命丙辰春秋及丁巳戊午　園幸時連差御史又以騎郎赴召之稽緩特除迎日縣監仍命入侍　親下封書曰爾其以守

令行按廉事明年丁金夫人憂服闋當　純廟初元
除弘文館校理疏陳三條曰講學以立治本親賢以
資治術安民以成治功反覆累千言又曰盖此三說
雖各一事本無二致而講學爲本一或學之不講心
有不正則雖憊精勞力以求親賢賢終不至以求安
民民終不保中國授室徒爲文具河內移粟未見實
效矣　上優批曰三條所陳可見忠愛近日上疏中
初有豈不服膺拜司憲府掌令差書狀官　實錄編
修官壬戌夏又奉命暗行嶺右公於是役至是爲十
有二度矣始公自畿輔回　上召大臣備堂使於筵

中覆奏及湖南別單之上也道獎論列爲二十七條
廟覆多寢之　上三下責教曰繡啓之不償誤近來
錚錚更加理會期於對揚奬詡之甚摯至湖西復命
即召入使之口啓　親賜判下並採施焉嶺羅覈實
後以換穀之弊歸奏則　上以深知利病諭之宰迎
日時再上封啓廉嶺右時亦多條列蓋公書啓刺舉
必廉得實狀一出公心故被罪者亦不敢自辨而別
單所論皆有關於民生休戚邑事利害條列綜密切
中時宜由是華哀之褒非止一再嘗以殷栗前任有
拿問事　上教曰此人原隰之勞合有激勸命特放

湖西奉命時　上敎曰湖南繡事尋甚嘉之雖毁言日至尋皆不信今湖西大饑爾又往哉別諭畧曰湖南之役脚痿足繭卽御史之初聞者藏踪頗秘知機者少無以前行之不辱命自恃也時值嚴冬特贈貂具念之念之嶺縣之補也入侍于煖閣命承史及內侍退敎曰向來湖西果善爲之近多有辱命者而爾能不然國有大事可以任使須竭心力毋負此意又敎曰守令之兼繡衣古法也秘之毋或泄也今不必躬行列邑當得人而遍察之小民之知惠長吏之畏威將於爾行卜之密邇前席　玉音溫諄足見公忠

勤之誠有孚於　上心也既莅縣應旨陳六弊疏其
役弊畧曰昔在　祖宗朝人不以軍役爲賤故以兵
登科致位崇顯者有之紀綱漸弛人不安分有產業
者百計謀頓傭丐殘獨舉皆充額逃故相望隣族横
罹今若查括其冒稱濫屬者分其文武別定名號革
去軍保二字而歲納一疋試講試射取優等減布連
次優等別加賞格每當科時非入此役勿許赴舉則
似無厭避之甚矣逃亾過十年代定蓋出防奸而十
年勿頓族隣受害今限三年五年自本洞代丁且申
五家統之制移來移去皆受公牒而容隱者統首嚴

治軍人發還本籍畧倣　大明律則可防其奸矣大典軍布準六升錢木從願收捧而砲保則必責八九升木雖值歉凶不許代錢已非懸法示民之意各營各衙一體收布後錢勘債量宜定式訓局陞戶弊亦不些一名裝送動費四五百金或徵富戶與族屬或歛砲保及結戶一番抄上一塲繹騷宜自京營募勇召健以補軍隊永罷外邑抄上之規賦弊畧曰嶺南田賦折錢以計各有加減實非均賦之道大典曰木升正五尺準卅五均廳必捧七八升卅八九尺之木故奸吏情錢從可推知宜依大典收捧而列邑各爲

看品之本送該廳受印標又鑄銅尺頒下收捧時該民自尺而納上納時該吏自尺而納本道火稅摠各有定不可移易夫火田異於元田一菑三畬昔墾今陳一邑尚難推移一洞豈可硬定宜令逐年執卜俾免偏苦不均之弊近沿諸邑公作木濫捧轉甚元情別情多至六七百金納米亦然納木時亦置色木及鍮尺準其升尺削其別情之無節者納米時使該色吏斛量則弊可少祛矣其名反畓者一年一根與元畓無異而給災不同宜於秋成時守令躬檢尺量成冊付標元帳申報上司若遇災年依元畓給災糴弊

罟曰衙門勾管之各異其名者一付度支去其繁冗
京外需用之以穀爲錢者並依詳定而無或低昂則
簿籍不繁守令可以詳察價本有定民心可以無眩
奸吏舞弄庶不售矣吏偸公穀必徵於不知面目不
當族戚者一吏掛欠四境荷擔所遺之吏依舊無恙
復屬吏案若依大典所載十五石以上杖配而不撓
計贓勘罪蕩減穀物勿侵一族則遺可憚而民可支
海弊罟曰魚利甚耗洋中去處移輒有徵
海口防簾廢亦無頃破碎之船隣族橫侵百人所納
責於十人十人所納責於一人必將無人而後已盖

因均廳之徵代營屬之索情也宜卽詳查許頓而朔
饍魚物有無無常邑隨所產互相換定實爲任土作
貢之義矣山弊畧曰封山之害境內遍受雖他山之
伐越境之貿邑探營廉侵漁無紀旣搆旋毀已封仍
掘此豈養生送死無憾之道也況昔之相繆蒼鬱今
乃一望荒莎其應役與前無異此等處許民入耕則
所補於公者反勝於無益之封山蓼弊畧曰山採漸
稀家種滋多絕無古所稱羅蓼者蓼商貿納一錢價
爲四十兩而並雜色計之洽爲七十金或欵結夫或
定保納賦役偏重軍丁苟艱職由是耳莫重　御供

名以羅蔘實皆京貿若欲捄弊莫如作貢若謂非羅不可則今之進皆京貿也若謂歛民錢作爲貢價有所不可則今之所歛殆無限節而作貢之後方可省減也若謂　御供不可作貢則大同設置　御供諸種幾皆作貢又以進上人蔘分數作貢也然則何所拘而不爲之變通也又以振肅紀綱爲六條之捄弊尾附水利修飭事請免本縣新堤貯水處稅額　上批曰今番三南文侍從守令諸人中敷陳之質實詳密不近於塞責者惟爾疏爲然萬言條列在嶺民可謂一貼回生散侍從補郡之效乃如許矣爾既言之

朝廷若不捄得其瘼是責在朝廷所以獨留爾疏於案間過三夜始下于廟堂者也仍命政院謄入一通後頒勸農綸音印本教曰迎日倅必能善爲舉行多頒之公之受眷如是故當　健陵忌辰必齋居達曉至易簀如一日每泣曰古人言外託君臣之義內結父子之恩於吾身親見之矣癸亥春以宗簿寺正董璿譜印役陞通政階拜兵曹參議盖自釋褐爲二十一年旋用廟剡授東萊府使譯人有單蔘負逋者旣嚴治之又查其馬島通信事受倭賂僞造書契者聞于朝致大辟館倭皆慴伏焉明年辭狀乞遞至屢度

大臣以可合久任筵奏不許丙寅大臣又啓萊伯邊
政多擧治聲聳聞不可無殊異之褒請擢亞卿拜都
摠府副摠管同知義禁府事刑曹參判承政院左右
承旨丁卯拜漢城府左右尹冬出爲忠淸道觀察使
賑民災補軍需皆出俸餘已已移按嶺南值大歉公
殫誠綢繆或請穀或捐廩而痛禁其鄉豪邑猾民以
晏然無捐瘠者明年貢蔘見退於內局公悚然曰庭
實之供尙不敢不誠況　御藥乎賑畢吾責塞矣再
疏仍廢務坐罷敎拜工曹參判以副摠管在直適有
摠管變通事　上以草記頻數並竄之公亦配茂朱

辛未春宥還是冬關西饑士賊洪景來起嘉博間報
入都下大震特差公平安道慰撫使兼監賑使乘驛
赴之壬申正月留拜本道觀察使時昇平久民不知
兵列郡土崩井閭一空城門晝閉樵汲幾絕公纔交
符卽洞開四門使民往來解城卒抄精銳者送于陣
前令列邑放兵歸農曰關西多忠義士今不幸有此
賊耳豈有兩景來乎城雖夜開無傷也飭將領整部
伍諭軍校禁剽掠及王師久頓公歎曰吾以方面之
臣省內小寇王討尙稽吾寧單車赴戰也聞者爲之
感泣而皷勇焉四月賊平大臣以久擢正卿于是

師旅之餘公私俱罄村絕耕牛鋤犁將輟公令揭榜
通衢有賣牛者隨價買之分給坊里俾得盡力穡事
恤死撫窮民忘其亂查功與罪賞罰稱平又狀請定
州城外竪碑設壇歲祭國殤設壯中衛置屯田捐三
萬金作封椿又請減魚鹽船稅及虛額軍並許之明
年大臣請加一瓜至乙亥三疏始遞西民頌其德立
祠浿上生祀之還拜漢城府判尹旋移戶曹判書是
冬差關西道科試官既行從縣道辭度支蒙許尋命
仍任曹事令次堂舉行丙子春用　惠慶宮襄禮都
監勞陞正憲夏因事疏遞兼知義禁都摠管丁丑判

書刑曹差冬至正使以僚避遞戊寅差備邊司提調
兼知　經筵事又差冬至正使赴燕已卯春未及反
命分司廣州庚辰秋特旨除兵曹判書差司饔院司
導寺提調辛巳春疏遞本兵旋差宣惠廳堂上又以
孝懿大妃山陵都監勞陞崇政兼判義禁府事拜知
敦寧府春秋館事壬午夏因太常貢價事再辭惠局
尋以都相劄蒙罷旋敘癸未復判騎曹差　徽慶園
哀冊文書寫官葬禮都監堂上既敦事陞崇祿差
社稷署提調甲申又判度支首尾四年辭疏凡十餘
上至丁亥正月入者社引年且乞解　上許其解不

許其休新堂適在鄉又命公權察事務及　翼考代
理拜工曹判書差濟用監提調又差　兩殿上號都
監堂上禮成陞輔國冬又拜戶判戊子正月屢辭獲
遞是日添書除吏曹判書再書辭不許既肅命又懇
辭至四月始遞已丑冬特拜議政府右議政公歎曰
非其人而冒此位非不懼也恨年至耳使我無十年
何必辭老矣無能爲也上書者三附奏者十　上別
諭曰卿之拜相予果欣然有得矣輿望既重謨猷已
著以卿老成之雅望宿德坐巖廊而鎭頹俗則國事
賴安民命賴活望卿盡平生國耳公耳之心念寡躬

特簡爰立之意　世子下諭曰予當有匪常敎勉之敎公由是感激遂出膺命入對陳勉畧曰　邸下代聽庶務卽聖人之能事帝王之大業不但爲漢唐之小康而已則所以答天孚民當如何哉　邸下果能無有所不盡燕閒蠖濩如對神明如臨淵谷天理人欲儼然廓然無有毫髮之私乎唐堯之舍已從人虞舜之明目達聰夏禹之菲飲卑宮殷湯之不遑不暇周文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之思兼三王坐以待朝召公所云不役耳目不作無益孔子所云放鄭聲遠佞人程子所云接賢士

時多親宦妾時少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朱子所云携
僕奄尹陪侍左右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
寵者皆所以存理遏欲正其一心爲天下萬事之本
者也　邸下試以此反以思之果有如此之工而無
一毫欠闕乎　世子嘉納焉兼司饔院軍器寺訓鍊
都監都提調庚寅　翼考之喪差　墓所都監都提
調敦工訖又差冊　儲都監都提調以勞有鞍具馬
之錫兼內醫院都提調是冬五疏懇辭遞付領中樞
府事辛卯兼　景慕宮都提調甲午春　上聞公疾
屢賜下問至革遣御醫賚藥護之公已却藥及是曰

君賜也命煎之扶起整衣冠拱手而飲翛然無怛化
色竟以五月十一日考終于第享年七十七訃徹
上震悼教曰向國忠勤律身清嚴求諸近古實無多
得凡吊祭皆如禮嗣孫待闕服調用成服日遣承旨
致祭祭文曰嗟卿黃髮廊廟柱石天賦剛直風裁卓
犖清簡之操練達其識受知　寧考眷遇出常亨所
向卿秉心公直又曰金甌枚卜百僚矜式黃閣協心
蒼生加額方期濟艱遽圖丐閒愛君憂民進退無間
尚冀耆德爲國著龜舟折其楫廈摧其樑法當禮葬
而家人不敢受蓋遺意也　上許之而令該曹別致

葬需哀榮之典於是備矣用禮月葬于抱川竹葉山
艮坐之原配貞敬夫人全州李氏通德郎興周女與
公同年生先公五年卒無育以季氏　景慕宮令五
錫子澤度爲後進士側室子澤善澤度男長性秀蔭
仕今　園令有二男一女次必秀有一男並幼公孝
友根性樸實無僞幼時嘗嬉戲孝憲公戒曰我耋齡
也所望在汝勤讀汝今如是吾何望哉公感極而涕
自是篤遵嚴訓未或有差及居憂哀毁盡禮終三年
靡替季氏少公二歲孝憲公誨其過或命之不飯公
亦未嘗先飯如身受責孝憲公許季氏飯曰兄無罪

因汝不飯可乎然後敢與同飯及孤露後兄勉弟勗唯以篤學踐訓爲事一時士友目之以二難至老白首與仲兄季弟塤篪相和昕夕藹然至姊妹間衣服飲食寒煖起居亦不以異宮而或疎推之族戚故舊莫不曲有恩義凡有婚喪稱物資助宦業所入必均分曰吾死例有三年祿一如吾在時相分無忘也教子姪只以經史曰熟讀此上可做儒者事下不失舉子業彼稗官雜說何爲哉家素貧事金夫人志養俱至每爨夫人必躬執公必戒之厨下有時物輒求而供之金夫人以不稱貧家責之則公怡色婉辭告其

不然金夫人亦爲之下箸故滫瀡之節與富貴家等焉公有酒戶嘗以對讀官進　正廟連賜三盃曰能復飮乎又賜一盃蓋知公善飮也任海邑時適出遊暮歸而醉金夫人責曰而父嘗以未報國爲恨汝幸備邑宰吾朝夕冀汝能繼而父之志汝反流連爲乎官事必錯矣其速治歸公席藁謝過而後赦自是居官無再舉盃及補嶺邑也金夫人有疾作書戒之曰勿慮吾病盡心國事未幾急報至中途奉訃幾絕而甦行路爲之泣曰嶺人無福公以未及終孝爲至痛將病時手札終身佩之遺戒殉于斂公於奉先之節

尤所致慤以支孫奉祧廟而至大耋不廢晨謁當祭則使婦女親執烹割與季氏同陳床卓曰先靈來格在子孫誠不誠先世樹墓之石亦皆至公而始備此公家行之大畧也居家黎明而起衣冠必整終日靜坐肩背聳直寒不爐暑不袒而食取充腹無邪異之味衣取便體無奇麗之制晚年始或服紬平居綿着不足與有爲聖人豈欺我哉外邑饋遺之涉貨賄者皆斥而謝之所居樸陋蕭然如林下寒士篋絕珍玩座屏雜戲案上惟數帙書而已寅永屢以公事拜公則矮簷窄軒不遮風暘未

或見重茵之席着漆之几而公於入閤後尙以造犀爲品帶時寅永伯兄亦階一品聞之曰豈有朝廷大臣而帶造犀乎分一犀帶奉贈焉公笑而留之尋爲穿窬者所竊去公歎曰吾旣一着方欲還之惜未及也此寅永實見公淸儉之操華首彌固也公於學自少篤於經傳嘗於　正廟朝抄啓時講孟子全篇錯一字纔退旋召命續講　親受之曰此人素善講若先對文義則同僚無可對命同僚先對公次對對百條　上極稱善以講說出給曰爾善經義可善綴以納又講尙書全帙敎曰眞雄經也自湖宥還講詩經

全篇教曰被謫者乃能善講講栗宜高及連六次居首教曰外職待窠差送此公積累之工而在家居官手不釋卷至六旬後猶以四書及朱文公封事等篇每夜連誦爲詩文絕不雕繪專尚理致有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公於奉公必誠必謹嘗典　陵祀監油煎果膳人以進上者先造公問其由對曰祭享所用不能如進上故其例如是公曰然則所重在進上不在祭享乎終始監煎竟以餕餘進其差　英陵享也正廟教曰遠　陵輒以某差送何也卽察其不避享役也其在藥院值嚴冬日監湯劑不諉之下僚或有

病間日則歎曰嘗藥之地不能自進生何爲卽公篤
老後也公三秉兩銓四掌財賦而政注則一循至公
人無有由他道進者經用則捃拾零瑣補苴鏝漏恒
有餘儲而無扈漏之患至於秋部京兆尤嚴法禁凡
係無賴鬬財之類遍行廉訪刑配無遺故聞公任詞
訟則此類皆望風遠逃都下爲之肅清公所以一生
藉手在於守法而偏蒙恩顧者也在騎郎時凶人范
甲之孫適爲僚公蓋之不參貶坐居中考　正廟以
御筆改强力察任四字置上考命就直竟被拿教曰
守門將降付限已身直金虎門至十四日匪怒之教

也其慰撫關西也　純廟在靜攝中卽夜召見命以便宜從事辭免度支時　上有　廟謁公陪焉　上顧而笑曰戶判何爲而必欲辭免乎前之靳許知卿可久任也　翼廟嘗曰都民休戚係於法部秋判之代以崇品久次人差擬　睿意蓋指公也夫以　睿意聖人則哲之明眷注於公委任於公若是其殊絕則是豈無所本而然哉公以早孤起自寒素上無所攀援而結　主知下無所沾衿而負民望凡有饑饉兵革艱虞之地則一時輿論皆曰某公必了勘之矣已而亦然且如關西果然又皆曰某公必任之矣已而

之績塗民耳目不啻正欹器而塞漏船使幾萬瘡痍之餘奠之衽席安生樂業無異平時則非公而其能之乎謹撮公經濟勞勣之最著者以告于太常

雲石遺稿卷之十九

雲石遺稿卷之二十目錄

謚狀

戶曹判書朴公 宗輔 謚狀

吏曹判書敦巖朴公 宗慶 謚狀

領議政斗室沈公 象奎 謚狀

吏曹判書小華李公 光文 謚狀

雲石遺稿卷之二十

謚狀

戶曹判書朴公 宗輔 謚狀

昔者 純宗大王之誕也地居休戚任兼保傅贊
膺學於時敏翊盛德於日新俾我 聖祖克賴調護
諭教之力以卒致三十有四年泰平之大業者卽故
判敦寧府事 贈領議政謚忠獻錦石朴公諱準源
而公之長子判書公諱宗輔相導先後之忠勤又不
可掩此皆載在國乘塗民耳目非一人之私言也公
字汝臣潘南人高麗之末有諱尙衷官右文館直提

學諡文正公與國隱諸公倡明道學抗疏斥北元使
竟爲奸壬所害生諱訚以茂德偉勳佐我　太宗官
左議政封錦川府院君諡平度公五傳而至諱紹官
議政府舍人　中宗時抵奸臣金安老再入被擠遯
于陜川　贈領議政諡文康公世號冶川先生自此
簪組相承蔚爲名閥又五傳而至黃州牧使　贈吏
曹參判諱泰遠　贈吏曹判書諱弼履公州判官
贈左贊成諱師錫爲公考以上三世而妣　贈貞敬
夫人原州元氏　贈吏曹參判諱景游女左議政諱
斗杓後孫也賢淑有女士風公承藉積累胎光趾美

生而姿貌端粹稟性溫厚及長謹身飭行工筆翰尤
嫻於功令而不以得失嬰懷雖屢屈公車恬如也至
正廟丁未妹弟　綏嬪膺嘉禮選公以儐者付司勇
禮成陞掌樂院主簿歷司饔院主簿儀賓忠勳兩府
都事翊衛司衛率而已積仕久爵品不進是固我
正廟檢飭近戚之盛節而亦由公一念謙抑也若已
酉之中生員試在公陞六後尚郎階矣暨庚戌流虹
之慶　正廟教公曰惟　元子保護之責全付汝父
子汝其識之公既受命常處禁廬夙夜罔懈盖十數
年如一日逮庚申　正廟昇遐　貞純王后垂簾聽

國政教曰國勢孤危之時近戚之保護 聖躬人不
可不置之近密特授公承政院同副承旨擢通政階
轉拜刑曹參議辛酉冬以工曹參議用 上痘候時
別入直勞陞嘉善拜戶曹參判歷都摠府副摠管同
知義禁府事尚衣院提調壬戌又以同知中樞府事
用侍藥廳勞進嘉義癸亥由刑曹參判出爲成川府
使乙丑換春川府使丙寅內移差司導寺提調用大
臣薦擢爲戶曹判書陞資憲公大驚曰是職奚爲於
我哉我蔭官也加望而擢正卿單薦而拜度支古未
嘗有吾豈敢冒當之乎遂力辭三疏乃遞及差備邊

司堂上公又蹙然曰不已泰乎竟不出間拜都摠管
知中樞知義禁工曹判書提擧典醫監內醫院丁卯
丁忠獻公憂時公患痰咳彌年猶自力於翔矧之際
暨殯殮毁踰常節疾轉劇竟以十月二十九日卒距
其生　英宗庚辰享年四十八訃聞　上震悼敎曰
此可以尋常舅甥言哉受知　先朝朝夕左右自予
誕生至誠保護予亦每事倚仗語其功則外人豈盡
知之端良愷悌忠直慈諒之人何爲而至此仍賜東
園副器成服曰　親製文遣承旨致祭後再忌及周
甲日並以　御製侑之前後絲綸之間痛盡之意溢

於辭旨於此足見公平日誠悃有以仰孚於上也以
禮月權厝于楊根龍津越六年壬申遷而合祔于驪
州龍耕洞夫人墓酉坐之原及乙未　贈議政府左
贊成以男周壽階一品也配　贈貞敬夫人達城徐
氏郡守廣修之女溫惠端重德器粹然忠獻公每稱
曰吾婦眞女中君子宜其多福也生先公二年戊寅
卒先公七年庚申舉三男二女男長周壽文科判書
次岐壽文科今兵判過房于仲氏判書公次鎬壽蔭
前牧使過房于叔氏學生公女適文學金炳球參奉
鄭世昌縣令金箕絢側出二男邡壽前監牧官酆壽

前縣監文科前承旨齊憲進士齊完進士齊寅進士
洪淳大室周壽出也士人齊元進士徐相弼洪淳膺
室岐壽出而餘幼鎬壽女適金炳儒而餘男女幷幼
金箕絢男在遠內外孫曾多不悉錄公有至孝當母
夫人疾嘗糞禱天如古人篤行嘗侍忠獻公醫藥晝
夜不解帶者三百餘日無惰容人以爲難尤於諸弟
諸妹友于備至王考贊成公每曰是兒也仁且慈足
爲人兄也家始窶無以自資終不以一芥苟取及貴
祿厚喜施與廣賙恤人之出入公門下者莫不飽飫
德意而如窮親冷族遠代祖先之祀尤所致誠焉斯

豈非內行修而濟衆之博者歟或以科第餙公而力要之曰吾力足以得之公謝曰廢此事久矣是亦有數存焉不可强也竟不赴及長男判書公登第公慨然不樂曰我家本以清寒世守而門闌今赫爲爾又以年少蔑學有此大闡吾甚懼之斯豈非戒愼兢惕之終始自守者歟其爲政也必先恩而後義故成春兩川之民頌慈稱惠至于今不衰每以思傳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爲終身制行之本平和樂易耻言人短長雖輿儓之微奴僕之賤有過失輒掩匿覆盖之非有所作爲而然卽素性也是以　正廟嘗曰某也

心德如此可知福厚之及子孫也又於始見公時喜
曰予固知朴某讀書人其子亦端士也嘗目送之曰
此人雖蔭塗乎風度乃文宰也他日當爲賢宰相且
其言議明剴誠悃篤至此予所取而予所恃也公之
際遇　兩朝密勿萬幾蓋本乎此而禁中事秘世莫
有道其詳者且公以蔭仕自處或恐有涉於朝廷間
言議故其事業勳庸徽而不著而公又早世未克享
有遐齡世共惜之然公既躬不自有自然使福澤流
於後今公子若孫之繁且盛歷數搢紳諸家殆無與
倫比者天之報施善人果不誣矣詩云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公其庶幾乎其人哉始　純廟之御極也寶齡未及鼎盛國勢民心凜凜有不保朝夕之憂而乃者賊臣權裕投進凶疏謀沮大婚其機緘設施實有關於宗國安危矣苟非公父子看得建天地不悖之大義理不計死生利害力折奸萌使凶肚逆腸不敢妄干於太清則王室之保今日未敢知也若是者非公之功而誰也記昔忠獻公管壯勇營寅永先大夫爲提舉僚案之地敬相待毋失世好猶可講也今因兵判君之託不容以不文辭謹掇世閥官簿以諗于太常氏

吏曹判書敦巖朴公宗慶謚狀

朴公諱宗慶字汝會潘南人判敦寧府事贈領議政謚忠獻公諱漢源之次子戶曹判書諱宗輔之弟妣贈貞敬夫人原州元氏贈吏曹參判景游女也忠獻公與判書公當純廟初載處肺腑任柱石勤勞王室厥績茂矣及其相繼下世則休戚攸寄惟公在焉公雖欲謙抑退讓而辭其責實有所不可能者於是乎眷顧日隆位遇日顯輔導贊襄之事又莫不專倚於公災咎之至理固然也乃者有趙都憲得永之疏趙公於寅永爲三從兄弟而又以文字之役

猥掇公言行則既不宜沒其事而不書又不敢左右其間而公於風波震撼之餘痛寃憂畏無復有當世念此殆朝廷之不幸豈獨公一身一家之不幸也自古世故之多端人情之難平不啻如邛崍灩澦之危且險其有涉歷於此能自康濟者鮮矣夫雖然是不過三十年間事而轉眄之頃水逝雲空便作過去之一冷劫於公何有哉公之矢心自效憂國如家之實固自在也寅永既以公之胤兵判君之託並撰長公與公之狀當同日議證則公之祖曾以上系閥已詳於長公狀此不復疊只敘其生卒踐歷以備太常氏

採擇焉公以　英宗乙酉生　純宗丁丑十二月朔
卒壽止五十有三翌年禮月權葬于楊州海東村已
卯閏月移奉驪州苜蓿洞巽坐之原元配德水李氏
僉知中樞府事　贈吏曹參判述模女也于歸之後
令譽洽于宗黨以甲申生至甲戌卒始葬亦在海東
村遷而祔左繼配平山申氏學生大載女姿性和柔
閨範極備以癸丑生至庚子卒葬于公墓之右乙原
並無育取伯氏判書公第二男岐壽爲后文科今兵
判生二男二女男長齊元早歿次幼女長適進士徐
相弼次適洪淳膺公於　正宗庚戌登司馬試丙辰

筮仕童蒙教官陞司饔院主簿　景慕宮令除順安縣令換新溪因事棄歸拜司僕寺判官忠勳府都事皆蔭仕也辛酉冬擢文科自是弘文館自副修撰校理副應教應教至副提學軍資監正司諫院獻納司憲府大司憲承政院自同副承旨至都承旨　奎章閣自直閣至直提學議政府自檢詳舍人至左右參贊吏戶禮刑四曹自參議參判至判書工曹自參判至判書漢城府判尹兵曹判書知中樞府事皆實職也　實錄記事官修撰官同知　實錄事漢學教授東南學教授備局副提調有司堂上貢市堂上嶺南

關西勾管堂上成均館同知事　經筵春秋館同
事知事義禁府同知事知事判事弘文藝文館提學
奎章閣提學賓客自右副至左都摠府副都摠管皆
兼銜也提擧則平市署尚衣院宣惠廳承文院典醫
監造紙署典牲署內醫院宗簿寺觀象監司譯院
宗廟署濟用監也敦匠則　元陵修改都監　世子
冊封都監　園所都監也戎垣則摠戎使訓鍊御營
大將而多有屢典不一典者如再管貢賦三摠元戎
四掌度支五任東銓之類是也階品則其陞通政在
壬戌以尊崇都監都廳也嘉善在乙丑廟擢也資憲

在已巳特授中權也正憲在壬申以　璿譜參校也
崇政在甲戌以　列聖御製監印閣臣也崇祿在丙
子以　惠嬪襄禮堂上及下　玄宮銘旌書寫也輔
國在丁丑以　景慕宮修改時監董也外任則甲子
暫爲驪州牧使壬申補楊州牧使未赴此公官簿之
大畧而至如恩澤蒙被之特殊則始於唱第也　貞
純王后方垂簾敎曰此家人有登科者旣在保護宜
任輔導特以館職授之又命致侑于元夫人祠版榮
掃時給由馬備澆奠異數也忠獻公惶恐上疏辭不
得甲戌以侍藥勞有鞍具馬田結奴婢之賜仍令子

婿弟姪初仕調用而及訃聞　上震悼隱卒之教迴
出尋常命賜東園副器成服日　親製文遣承旨致
侑曰維卿材器繼父兄跡委以國事心膂是託周旋
奔走夙夜殫竭視卿手足今焉如失倚卿干城今焉
如撤言念國事誰任其責再朞又　親製文賜祭哀
榮之典終始備矣公之方解娩也忠獻公夢一童子
騎鶴而下天門心異之及生頴悟絕人纔八朔能言
語行步稍長嬉戲與凡兒異事父母未嘗有纖毫違
忠獻公中歲困躓寓驪江聘家未幾喪配又患疝至
三四年公殫心竭力上奉下濟一室賴焉至　正宗

丁未妹弟　綏嬪膺選入宮庚戌誕我　純宗大王
忠獻公與判書公受命保護長在禁廬少休沐時凡
家事公皆主之井井有度未或貽父兄憂與伯氏判
書公友愛尤篤自幼至長事之如父及丁卯丁忠獻
公憂水漿不入口毀幾滅性家人勸以薑桂而終不
許居未幾判書公又歿公自遘病之初至于易簀皇
皇如不欲生終公之身含恤靡逮撫諸姪恩義備至
皆有所成就及從子周壽入閤選公惕然曰吾既忝
此任汝復踵武可懼非可榮也況有先兄遺戒乎即
以至懇陳疏周壽竟不出少事伯父近齋公擩染詩

禮之訓好學不倦爲平生需用每臨文搆思自合規
度然而雅不以詞章自命故有所著多漫不收於堂
從間與瑞興君趣尙相合自經旨史論以至國朝典
故常加討索講磨及歿喪之如喪同氣性好儉約房
闥蕭然無玩好物服飾之稍涉奢麗者輒不御尤謹
於享先之節凡祭品必自省視務極其潔自五世以
下遺稿無不蒐輯讐校而先墓之舊無顯刻者亦皆
營辦此公處家之節而其處官也剛毅明斷不爲物
撓嫻於世務泛應曲當雖戶外之簿日不暇給而一
經聽覽案無留牘逮辛未西警羽書日飛昇平之餘

都下鼎沸公時在訓局先以鎮軍心爲務其將士之從征者藥以頒之饌以輸之撫摩周恤相屬於路而又以米布頻問其家屬且慮債家之攘月餉也發校禁之從征士莫不爲之感奮寇旣平公以陰雨爲戒廣造戎械極其精緻雖武庫之闕其名皆躬授圖式有良工匠不能曉其法者推是以往恩威並行三軍洽服捐館之日連營號哭如嬰兒失哺入人之惠從可推也其於財賦嚴程限謹節度歲入恒有餘裕故諸貢所下之直多從貴者俾裕都民刱水車以備六廛禁火之具嘗於　惠嬪襄禮時敦工事舊例有料

之赴役者加其料盖謬也時有以冗濫欲裁之公曰凡朝士有兼職亦各有其俸此輩加料與此何異議遂寢嘗中夜寒甚歎曰彼窮蔀者可哀也子產乘輿之譏吾何嫌乎分遣親信者腰錢散貧乏亦使不言其所從來計費爲累千金有一士人以無名辭公方居銓部聞而嘉之翌日更探其姓名即擬寢郎前後行政專以恢公擇材爲重尤留意於初仕所薦引多疎遠幽滯之人每錄送佯儒姓名擇其有地閥文藝者擬之故雖親切者亦不敢干以私一日將造朝門下喧甚有客阻於閽公招問之客曰家甚貧喪婦無以

爲斂公曰費當幾何而足客曰五百錢矣卽與之五千錢客流涕而去一朝士寓里閈亦喪配未斂公素無雅分聞之曰豈可使吾同閈有未斂屍乎卽遣一役從主家言備初終需無遺槩亦急人恤人之一端也竊嘗聞甲戌冬　純廟有腫候也公以別入直不脫公服坐而達曙者五十餘日終無倦苦色及腫核之當拔也　玉體痛甚醫莫敢近以手又以久益蔓爲深慮公遂褰袖而進曰暫忍無甚妨臣請試之上勉從焉及拔核而退流汗透於衣自此獲翌瘳慶苟非平日忠愛置死生於身外則豈如是乎方壬申

冬憲疏之出也辭甚急世以爲自有彈駁所罕也公
歎曰此余自反處也我若能早自決退避遠榮塗豈
至於斯乎至末端義理事曰噫其甚矣不如是其不
能魚肉我乎卽納符出都門始疏入　上震怒下嚴
教曰此重臣處地何如今日又何如時以其處地倚
毗於今日豈爲私昵而然乎一則爲國事也二則爲
國事也忽以虛無罔測之言如是陳疏無復餘地況
其寘末云云此尤萬無形之詬辱極爲駭愕卽施
憲臣譴創之典因屢下敦飭若曰委任之久豈重臣
答也使重臣狼狽乃爾之致也若曰無難卿行壞損

分義若曰橫逸虛無之說本不足彈以若向國之誠
忘死之心何可如是乎歷屢日嚴旨荐降公轉益危
蹙席藁城外又　下教若曰不念予心不顧承候但
靳持較挈於不倫之說者豈非孤負予眷眷乎因命
不敘越數日特命仍任連飭召牌公惶懼不敢進
上以師律責之命記過公詣闕下猶復逡巡又教曰
夜深矣今方殿座何不受符乎公不得已膺命卽命
分揀翌日陳疏乞退仍辨其疏論諸條畧曰惟其背
馳二字之誣衊用意至慴直驅之以護逸黨惡之科
臣以臣家之人處地自別彝性不泯其於大義所關

大防所在豈或有少忽於明張之義哉今忽遭此前
古所無之惡言無端怨憾肆口詬辱末乃以此二字
抑勒搆誣必欲揑滅臣家而後已今臣所遭世復有
哉又曰臣行已無狀不能遠避榮塗處世昧方亦多
受人媚嫉致此狼狽僇辱身名其將在朝爲不忠之
臣在家爲不孝之人每一思至心肝摧隕寧欲溘然
而無知又奚暇論於官職之去就乎批曰予於卿之
所遭不欲索言而卿之情事宜有一伸特許所請俾
安卿心自是有除輒引上以不念事體斥補楊牧
旋命內移至數年之後始以飭教轉嚴復領訓符而

公有別墅在東門外敦巖爲晚年菟裘計因以敦巖自號然而義在鞠瘁不敢告退每慨然曰古人云進亦憂退亦憂此言眞有味哉公於軍國機務恒以遺漏爲慮或轉輾床第至于明發雖侍側者莫省其由盖公方寸間所深念者　君與國耳是以年纔四十頭鬚爲之盡白夫以公俊邁之姿通鍊之材承父兄之餘居懿親之重若將有匡濟挽回之機而時有所不可勢有所不能則盈盛之忌寵利之嫌亦事勢之必至也假使公如寒門平進亦足以自致崇顯而不幸當至危厲之地值極艱虞之會未免有一塲跋疐

此豈公所能逾覩哉惟公憂愛之誠貫金石而質鬼
神可與知公者道矣

領議政斗室沈公象奎 謚狀

公諱象奎字稚教青松沈氏也以高麗衛尉丞洪孚
爲初祖入本朝青城伯定安公諱德符佐開國官左
政丞自是勳閥名賢奕世相承至諱攸官弘文館副
提學號梧灘雅望重一世於公爲六世祖也曾祖諱
聖希弘文館副提學 贈吏曹判書祖諱公獻成均
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念祖禮曹參判 贈
議政府領議政受 正廟殊知選入 奎章閣爲直

提學賜號涵齋而遽下世未克究其用妣　贈貞敬夫人安東權氏判書導女繼妣　贈貞敬夫人南陽洪氏學生啓初女始權夫人方娠有夢硯之兆以英宗丙戌生公幼聰悟記性絕人於書能五行俱下嗜之成癖涵齋公聚書至數萬卷一日朝饍公不在索之四隣亦不得旣昃家僮過書室聞謦欬聲啓戶視之公方兀然坐手一卷不知日早晏也自是博極羣籍華聞藉甚涵齋公嘗語人曰好儲書者未必有好學之子如丁覬之有丁度亦千百之一耳吾則幸有此兒庶他日不患爲蠹魚飽也癸卯中進士試年

甫十八而遊神光寺詩已膾炙人口是冬涵齋公卒
于海西之察營公攀擗之餘情文咸備郡邑吏來吊
者爲感歎焉已酉登謁聖文科屢攝起居注被講製
文臣選庚戌圈拜　奎章閣待教兼校書館正字
上念涵齋公不已故欲公趾其美而居數月因微事
遞付義盈庫直長　上又念其驟進姑欲裁抑之也
明春將有　園幸命還授閣職俾隨駕秋承命監監
試照訖試時有負罪人子應講試官不能斥以臺言
下理供諉之監試諸人公亦配高城郡未至宥還是
冬丁曾祖妣憂癸丑連丁祖妣憂而間入翰薦又以

注書舊望陞六品至乙卯冬制闕除弘文館修撰閣
有新定之制曾經閣職者不拘館錄直擬館職世所
稱閣錄是也丙辰差檢校公疏引李密表辭極悽苦
上始賜例批既而以文體不醇黜補熊川監未半載
以邑事對吏　上敎曰飭施矣其令內移除司憲府
持平陞掌令兼南學敎授丁巳拜司諫院獻納以文
臣兼宣傳官奉命慰松京燒戶還爲應敎戊午　上
將有　廟宮歲謁特除公通禮院左通禮使之前導
夏　上爲輔　元子延宋諭善煥箕因行朝講講筵
之輟已久世以謂盛典于是又特除公副應敎秋公

仲弟府使公以太學執綱生不應殿講　上怒亟竄
公濟州牧未行而寢始公纔成冠　正廟特召見之
語筵臣曰此子白晳類乃父撤御案書命讀曰異哉
其聲大於身謂涵齋公曰爾家千里駒也公初名象
輿字可權是日改賜今名今字惟　聖意已以奎華
期之也後　御製侑涵齋公曰有子克肖又以太學
掌議因懲討事配金浦郡大臣金公致仁劉救之批
旨有故人稱子之教然　上以公英頴太露必欲老
其才而成就之自在韋布講製動被匪怒之責或令
讀書泮宮或使依近先壟欲其沈潛經史斂華就實

以作他日大用之器既釋褐置之承明著作之林俾
朝夕左右而雨露之無非教也冬辟禁衛郎
不應拜直閣旋以達川聖跡碑搨本 親受時陪進
勞陞通政階爲刑曹參議轉承政院同副承旨已未
春通擬三銓新望 上謂公陞資屬耳遽命
拔之未久命復其望差檢校直閣庚申 正廟昇遐
八月始拜吏曹參議因玄隧奉藏 御製有校正未
審處配豐德府未幾 貞純大妃舉 先朝待閣臣
故事因以因山迫近特揀罪名先是金尚書箕殷選
抄啓文臣不欲與宰臣沈英錫作僚蓋以其家舊有

干係辛壬事也以此荐承嚴敎久靳除命而公適以
三銓差金公享帖臺諫趙恒存蔡毗永輩迭劾公辭
語罔測辛酉春遂竄于洪原縣冬因疏決宥還壬戌
敘還檢校召之公引義不進以遞牙牌竄南原府閤
例不得違牙牌也到配卽放復差檢校以乘馹過限
下吏罷癸亥入銓曹堅不出又坐罷敘爲兵曹參議
移大司諫甲子參議禮曹兼春秋館修撰官與修
正宗實錄以堂上官修史極選也秋大臣奏擢嘉善
階拜刑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轉吏曹參判又辭
遞仍兼同知 經筵事差備邊司有司堂上拜同知

中樞府事兼都摠府副摠管乙丑出爲全羅道觀察使時湖南半道告饑公疏陳其狀請賑曰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　聖主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俵給蠲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已施然以　殿下無窮之心推之則豈不欲使此民更得幾萬之穀以救其溝壑之命乎卽命許施丙寅參判吏禮曹在外遞丁卯拜戶曹參判還察有司仍勾管嶺南差冬至副使大臣以廟務方張奏留之戊辰拜副提學上疏以敬勤憂勞而治怠惰安逸而亂反復陳勉纚纚屢千言　上批曰卿之所陳皆今日急務

可不體念而服行當書疏中要語付諸殿壁以觀時
人讀公疏者皆曰賈山至言之流亞也後於講筵陳
戒曰伏見昨講自止去臘以後不會一章工課之未
能接續豈不可悶王巖叟告宋哲宗曰聖賢之學非
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
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程叔子亦曰供
職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
行而退如此則積年閱歲所益幾何以臣所覩今之
講筵少無異焉苟如斯而已則雖一日三講何益之
有願　殿下先定聖志所講之若經若史必須體貼

心身翫賾紬繹又必不恥下問好察邇言無令諸臣拱手默坐而退焉兼藝文館提學入銀臺爲都承旨已已入文衡圈擢正卿付知中樞府事因帶知申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八月　翼宗大王誕降以產室廳直宿勞陞正憲爲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都摠管庚午歷刑工兩曹判書轉判戶曹兼知義禁差舟橋堂上董　元陵陵役陞崇政兼判義禁知春秋差通信使釐正堂上明溫公主生以內局勞又陞崇祿拜　奎章閣提學尋以前望拜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方力辭適以信行盤費冗濫者畧有

釐正信使疏爭之至蒙勘罷公屢引義亦坐罷辛未
春　惠慶宮惠侯平復又用直宿勞陞輔國自嘉善
未二朞至正一品近古未有而有司之任輔國後減
下例也大臣特請勿拘還差亦罕例也間拜大提學
吏曹判書並不膺及拜兵曹判書關西土寇發清北
州郡多沒於賊時昇平久舉國震盪發京營兵討之
翌年四月賊始平凡籌司本兵之酬酢事務者甚繁
氓凌遽殆日不給而公應之沛然若尋常無事者然
時人咸服其副時焉壬申遞陞付判樞兼　世子左
賓客復判戶曹拜判敦寧府事冬以節使赴燕癸酉

由漢城府判尹復叨銓地又屢疏遞轉禮兵判丙子
惠嬪喪卒哭前當行　廟享公以獻官疏陳　正宗
室不可用樂引宋余靖疏古者卿佐之喪尚猶廢樂
事及　皇朝懿文太子喪禮部翰苑參攷古制請太
廟享樂備而不作事仍請詢裁諸大臣言卒哭前
正宗室祼薦尤爲未安請並停大享從之卽公所發
也撰進哀冊文旋分司廣州戊寅復判吏曹公於是
任自劃不出而判堂之除命已屢遭矣至是引前義
復辭至再罷再仍最後命問啓嚴教荐降公不得已
出行大政疏遞已卯由兵判按關西辛巳始膺文衡

之任撰進　健陵緬祔誌文前辭以前望違例而今以圈也俄以遠接使儐吊勅壬午判禮曹又移戶曹筵奏以時絀舉贏經用大縮之弊因及宮房免稅蹤越國制請裁之　上命與惠堂籌堂會查免稅之代盡當收者公退而覈其實以進所減者幾五千結癸未差　綏嬪葬禮都監堂上撰進謚冊文又差　孝懿王后祔　廟都監堂上時開城守臣請畿海稅千五百結以抹弊公據經法不許廟議省豐德府並其兩稅畀之公遂自引遞拜工判甲申差檢校提學乙酉又歷東西兩銓十月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公之匾

卜已多年所而新命始下朝野爲之想望初筵袖進
冊子凡四千七百有餘言首論人君養民之道曰天
生斯民立君而牧之是君爲民而立也非爲君而與
之民也其在繼世之君則是民也又皆祖宗之所遺
而託付于我者是以自古聖哲之主知天爲民而立
君也知天心甚惠愛于民也必奉天而養民卽書所
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也因引太易損益之訓反
復致意於本固邦寧之義而極陳民弊自都下貢市
之難支至外邑窮貧之無告曰凡此首黔而上戴者
皆　殿下赤子仰　殿下如天地望　殿下如父母

而今所以養之者若是闕然又曰　殿下之任以民功者不惟不能養之又或虐之其虐之也雖非吾爲之吾之所任以民功者爲之其與吾爲之何異哉殿下有按察之臣焉有糾劾之官焉則其有虐之而不察不劾使之無忌而卒逞是又與吾知而縱之何異哉彼其至靈也故或不敢怨至愚也故敢怨敢怨與不敢怨吾俱無以自解也繼之曰誠願　殿下奮發聖志勉勉不已辨賢否而明黜陟核功罪而信刑賞恢大公至正之心絕偏私邪屑之害親近忠讜講明義理恭已臨照以大警勅之先自宮禁宦妾暬御

左右供奉之輩掖隸禁兵趨走使令之類莫不曉然知忠勤畏慎之可保而縱恣踰濫之必誅梱限截內外之嚴闈守謹出入之禁宮府洞達莫敢覬覦革舊染一切肅清是爲綱紀之立於內也次言大臣盡董率小臣效奔走則綱紀立於上也方伯知黜陟守令先宇恤則綱紀立於外也以至鄉黨州閭人各奮發敦本實而謹孝悌則綱紀立於下也此在　聖志奮發之如何大奮發則大振而政無不得常奮發則常立而治無不成其言皆痛切著明深中時措之宜公平素持論每謂當平世百僚恬嬉庶務叢脞此自

然之勢也于是也不度不量遽欲爲大更張大設施則舊弊未祛新瘼反增莫若先立綱紀漸振頹俗故若是縷縷也　上賜批曰書進之言無非今日之痼瘼寡躬之良箴憂愛之誠深庸感歎尹雖否德願安匡弼因令廟堂謄頒講究施行丙戌以諸道編配數多主客俱困請令京外大行疏決雜犯以下放釋者恰過數千人丁亥二月　翼宗大王在春邸代聽庶務公同原任諸大臣登對公引成湯之昧爽丕顯文王之不遑暇食備陳勤政之道且曰勤之爲道亦有勉强與眞實之殊勤而不誠徒勞而已徒煩而已願

邸下一念無忽以法成湯文王之勤焉賜溫批始
代聽命下公在政府一遵　正廟代理時例撰進節
目會大司諫任存常投書詆公搆捏甚急至及第宅
事辭極慘毒　小朝以敵讎攝嚴斥之因以公遭罹之
不可强特令許副而適又湖南伯曹鳳振遞歸以
大小朝陳弊有異得罪於是追論　代理之不請反
汗節目之不先稟裁爲曹鳳振之源頭令施刊削之
典繼而三司迭發付處于伊川府十月特許放歸田
里公歸長湍楸下日與田翁野老談桑麻說陰晴絕
口不言世事若將終身焉越六年壬辰始敘付西樞

翌夏重卜爲右議政公惶懼不敢膺附奏者五陳疏
者三備陳私義之危蹙不安矢心自靖者飭諭敦迫
愈益隆摯又命知申偕來公悚然胥命于州獄　上
震怒命付處配白川郡未十日特宥仍以前任召之
遣正卿敦諭繼下別諭曰予當有非常之舉公卽又
胥命于金吾　上臨軒促入公不敢復言私出而膺
命時有厨院減供事公因陳崇儉節用之道曰朱夫
子釋論語節用愛人章曰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將以
愛人者必先節用是知愛之一言萬世治民之本節
之一言萬世理財之要帝王爲治之道無出乎此又

曰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因乞飭有司考審　三朝財用出入之數按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者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加之　聖慮斷之淵衷率是力行不輕用其財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可固其於保民生而壽國脉者實有賴焉蓋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有餘矣又有新搆主第事公引貞淑翁主出第時特下藎簾淑徽公主下嫁時不許繡裳事陳惜福遺安之道因言奢侈之弊請申紋緞之禁又言掖屬宮人祈禱寺刹之弊巫覡之容隱

城闉誑誘譸張事請痛加禁斷又請禁祠院之冒濫
恤貢市之凋殘並賜嘉納盖皆有會而發非空言也
甲午陞領議政兼　世孫師扈衛大將十一月　純
廟禮陟公行院相事　當宁御極公首以愼起居勤
講學嚴宮闈杜倖門察民隱節財用六條反復爲說
仍以實心二字爲六條之大本陳勉焉乙未入耆社
陳病乞閒章屢上至因山後始許勉副拜領中樞府
事丙申差　宗廟增修都監都提調　實錄總裁官
丁酉　中殿嘉禮差都監都提調竣事後輒蒙錫馬
之賞前此未入相也以享役以直宿以敦匠以撰進

文字與　正宗　純宗　翼宗御製印進時勞前後
錫馬者多不可記而提擧所歷爲十司都相則藥院
廟署禁營厨院武庫也戊戌六月二十日考終于第
享年七十有三疾革　上遣醫護視者再訃聞輟朝
賻吊如例敎曰此大臣卽　四朝耆舊也淸雅愷悌
之姿端方堅正之操華國之文章傳家之秉執非但
爲同朝所推詡粤自　正廟在宥際遇隆重託以腹
心亦我　純考體先仰成擢至上相逮予小子倚仗
之篤不啻若蓍龜況有院相之勞乎一段爲國之苦
心何處復見仍命咸服日遣承旨致祭家以公遺意

辭禮葬特命度支優助葬需哀榮之典於是備矣葬
舊豐德府馬勒潭里坐坤之原公所自占也配貞敬
夫人延安李氏判書晃膺女柔嘉靜順六親咸宜後
公三年而生前公九年而卒始權厝遷而祔焉舉二
男長曰正愚次曰正魯並早切取族孫熙淳爲長房
嗣前參奉公風姿端凝操履堅確而精英之氣自發
於眉彩莊重之儀亦見於談笑若遇事之不可處則
雖臨之以　天威怵之以時議斷然有不奪不撓之
自守故自少時儕友至于朝廷僚案之際未敢以匪
義相干雖强之莫或得之世以簡亢目公亦不恤也

公於文章寧簡毋冗寧澀毋流務洗東人膚率之陋
蕞非三四易不出也尤長尺牘撒手璣珠絢縟溢目
零楮片墨人皆珍惜於詩用工最深而使事精切造
語高妙他人學之終不能及公自號斗室著有斗室
存稿十六卷始公入內閣也　正廟眷顧特異然譴
罰黜降寘多於諸寮而或覽公文字則　天笑爲新
曰自是罕有之奇才也凡有編摩之役必令公與聞
義例雖守制居廬之時亦命在家鑑定每進一編未
嘗不稱善焉　純廟初爲忌娼者所困幾不自保而
及其周流乎館閣廟堂之列東廳之典故西廳之文

學一埠遺公則公亦以追報之義隨事殫瘁知無不
爲　上嘗引公前席從容詢時務之急仍命編進萬
幾要覽十二卷長置　御案以常目焉公既久在籌
司凡國朝典章錢穀甲兵之事無不摠該本末細心
理會每朝有大議卿宰號才譜者未有能出公籌度
云公於親有終身優然之慕常以涵齋公好儲書欲
繼其志善本稀種有未及藏弆者多方購之別建屋
奉涵齋公遺眞左右列峙編籍每一出納必肅衣冠
而後始啓鐍故藏書之多甲於國中而裝池完潔如
手未觸公甫二齡失恃及屆周甲之歲雖以禮律所

無不敢爲追服之請三疏陳情欲得歸依邱壠而未
蒙允許則公大以爲憾布素以終其歲拊愛兩弟如
一身而終不以朝家事使之與焉此公內行之篤而
平居辨色而起衣帶必飭閫內外穆然如公朝入其
室圖書鼎彝魚雅如也視其庭惟淺塘老石花竹森
列而已每言利用厚生民之本於製作也欲其堅
緻也非欲其靡也於種植也欲其齊整也非欲其華
也是以雖筆研履屐之末務得其所而賓從僕隸皆
隨器而使之故費省而事集役寡而功湊人謂公之
門無棄人於此可見公精力之所綜理智思之所周

遍也竊想公蘊瑞世之才抱宰物之志須之以黼黻
笙鏞託之以鹽梅舟楫則遭逢非不盛矣倚毗非不
隆矣然公於　正廟時十載禁近最承恩澤而宣室
之詢蓮燭之對契合密勿世固靡得而傳焉逮夫
純廟以後眷注益摯位望漸崇八任兩銓三掌度支
於是乎事功先於言議簿書多於著述良有以也且
公生平所藉手者唯是　君德聖學之篤棐也故爰
立之初傾嚮甚至若將有許大建立曾不數年公已
狼狽去國其後六七年間朝象世道日益泮渙　上
由是思復用公昭晰而敦勉之必致乃已者深察公

者德宿望足以坐鎮而公之顏髮亦減於風霜震撼之餘不復有當世念無日不丐免則公雖欲少施展布得乎寅永晚而登公之堂覿德也淺而公所眷愛期勉實深矣今因參奉君所託不揆僭妄畧述公系閥踐歷以請節惠之典于太常氏非寅永之言卽惟一世之言也

吏曹判書小華李公 光文 謚狀

寅永與李公諱光文及其季今大冢宰光正甫爲繼世之好弱冠之交同窓劬學接武釋褐者首尾垂五十年而公遽先逝墓草已屢宿矣每念公以諒直爲

友雖欲無州平元直之感不可能也今冢宰君以公議謚之狀見屬曰知吾兄者莫如子此後死責也非子其誰任之寅永於白首病淹之中按其狀而讀之怳如疇昔傾倒生平未覺九京之有隔也何忍泚筆而爲公文又何忍辭公之終事也公字景博號小華貫牛峰高麗侍中岑城府院君謚文景諱公靖其鼻祖也入我朝有諱吉培文科重試官黃海道觀察使再傳而諱承健文科連魁庭試進賢試官參判燕山時以直諫禍及泉壤　贈禮曹判書又三傳而諱劼殉節于壬辰倭燹生諱有謙遊風玉軒沙溪之門徵

遺逸官戶曹參議享文峰書院有五子皆顯於世第四子諱翽文科官議政府右議政忠厚樸直爲　肅廟藎臣謚忠憲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晚昌進士有才學蚤世不仕曾祖諱縡文科又中重試早歲恬退官議政府左參贊兩館大提學皆不就講道林樊蔚爲儒宗謚文正享寒泉書院世稱陶菴先生祖諱濟遠文科官司諫院大司諫　贈吏曹參判考諱采司馬官戶曹參判　贈吏曹判書用公貴也判書公早襲詩禮之訓文學聲譽雅負士望而棲遲蔭塗雖未克有所展施經術之醇深行誼之篤實受知　正

純之際搢紳諸公咸以老成人敬重焉妣　贈貞夫
人楊州趙氏吏曹參判榮順之女右議政忠翼公泰
采曾孫孝友貞淑率禮無愆公於是承藉前光以
正宗戊戌生自乳時無疾遽色始受史纔數遍已成
誦寫字不待指教自具體裁見者莫不異之既長以
外氏罹丹書廢舉子業或有勸之赴泮試者公牢拒
之惟閉門讀書及庚申外氏無累始以儒服入試圍
辛酉中司馬丙寅魁柑製翌年放榜　純廟特賜樂
以寵之已巳薦授承政院注書分隸槐院移付藝文
館檢閱庚午春因注僚汰拿疏引徑出嚴批還差注

書而同拿之尋還史職冬除　奎章閣待教例兼弘文校書正字皆參外極選也公以新進名宦不過有四而一時遍舉爲難安又引判書公嶺邑專書以華要爲戒再疏懇辭批曰言固好矣古未有如爾不行公者因以牙牌促之公猶逡巡不進特命拿勘既罷旋仍又因館錄違召罷辛未還付檢閱時下僚有徑陞者援例陳疏遂陞六品即付別兼春秋檢校待教差訓郎兼文兼西學教授未幾又有直閣添書之命公疏言由待教而進直閣必使本閣越薦銓部擬望我　先王所以肇刱徽規必愼其選未或有特授者

也地雖宿趼而秩則愈顯恩固非常而義益難進批曰此與南床陞遷之玉堂同焉今之刱開亦是後日之法也連拜議政府檢詳司諫院獻納弘文館校理副校理修撰副修撰副應教成均館司成壬申春西寇尚未平公以館職陳疏畧曰臣伏讀日昨傳教下者若曰今日之急務誅戮反輕而招徠爲重曉喻爲先而奠安爲次體予良苦之至意紓予西顧之憂者顧不在於方伯帥鎮守宰之一心對揚乎大哉王言可以感豚魚而化龍蛇豈止奉天之詔能使山東之驕將悍卒投戈泣下而已也哉然彼反側者必當尚

懷疑懼聚首而謀傾耳而聽考　殿下所行之事驗殿下所宣之言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事與言背則思亂之志復興故古人之言曰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臣請以今日所當行之急務爲　殿下陳之遂以選良吏得民心救饑餓禁竊發條陳數百言又曰畿甸四方之根本京師又畿甸之根本也京師則賴有發賣之令而强刼之徒椎剽之患肆行坊曲已見其憂非細而畿甸諸邑饑饉尤甚民情倒懸老弱行乞於道路丁壯恫喝於邑市然而措濟之方既不能與設賑四都均被一視之

惠而改歲已久催科不止徒使乍散還集之民不堪其鞭扑之苦嗚呼人心一去不可復收民勢既窮無所不至臣聞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憫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必然之理也竊恐國家之憂不在於關西而在於根本之地也往往嘯聚誑誘萬有一桴鼓之警猝起於關輔之間則其危機之絞急輿情之波蕩寧止於西陬之變而已哉思惟及此凜然寒心臣固知國計方匱措置沒策經用至重蠲蕩難議而　殿下試思今番警急以後寇賊之所掠兵燹之所蕩列郡戰守之備諸軍犒賞之資凡其所費摠以計之將爲

幾鉅萬耶假令昨冬以前能捐此數幾分之一以救
飢寒垂死之喘庶可以收民於將散防禍於未形而
有或於未亂之時倡爲此說者臣亦知有司之臣必
將靳持而不肯施矣然由今觀之其得其失較孰多
少曲突雖似迂矣焦額無所賴也以臣此奏下之廟
堂克恢通變大施賑濟而草竊奸宄之類無敢有滋
蔓之患則此又今日之急務也又曰前下綸音洋溢
仁聲所播千里響應臣知布令之日卽是破城之期
而尙恐圍堞之內盡爲賊窟雖有敷告未能悉曉乞
勑西征諸將廣寫數百十本仍以數三凶魁之外蹤

城自歸與投甲潰散者一切勿問復其本業之意跋于其下或揭之旗竿或約之飛矢令一城之中無不遍見則背逆歸順秉彝同得樂生惡死肖翹猶然彼既知有解網之路亦何苦而久留餓虎之穴哉仍伏念今者小醜凶鋒一挫保無餘憂而然其醞釀既久且聞清北沿海以島計者不啻十數而周遭百里曠無人居警備之所不及譏詗之所不到若使漏網之餘黨得以盤據其中陸耕海漁出而爲寇散而復聚則濱海諸邑恐無息肩之日寧可過計而無用不可失備而後悔另飭籌謨之臣申嚴海防伺察非常預

簡舟師以絕亂本則目下機務亦無大於此者唐臣陸贄之言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無難喪邦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固國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勑慎也故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欲望　殿下益加兢惕雖在獻酬奏凱之後無忘羽書旁午之日則太平萬世之休自今爲始苟或謂賊已平謂民無憂不念悔禍之實則國之安危或未可保也批曰爾言甚好當留念先自廟堂採施俾有實效兼侍講院弼善中學教授拜司憲府執義弘文館應教司僕寺正差冬至書狀官癸酉

拜兼文學甲戌以　列聖御製監印勞陞通政階拜
同副承旨自是六七年間喉院除誥周流陞降爲八
十餘度間拜兼輔德出爲春川府使三載而遞連拜
刑禮戸吏四曹參議成均館大司成司諫院大司諫
庚辰春以特旨越次拜都承旨罕例也越月以產室
廳藥房副提調勞陞嘉善階拜禮曹參判同知春秋
館義禁府事都摠府副摠管冬丁判書公憂哀毀踰
節雖大暑衰服不去身癸未服闋拜同知　經筵事
參判刑曹甲申十月有雷異以諫長疏勉畧曰　殿
下之遇災恐懼凡幾遭矣而夷攷其所以自修而施

於政者則百度之乖弛猶舊也羣工之悟嬉猶舊也適見其民國之板蕩日甚一日然則未敢知　殿下以今日國勢爲何如也臣請以所嘗隱痛于中者爲　殿下陳之嗚呼先哲有言天下之患莫大乎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危亡之患而不敢言也人臣知危亡之患而不敢言也何其言之似於今也　殿下聰明仁聖臨御二十四年之間固無有大失德訐謨之臣未必皆才智能幹者而要其心不外乎尊主庇民其計不專於持祿保位則宜其治理粗成規模邦本不至扤隉而顧瞻四方靡適不病危急之狀迫於填壑國依於民民情如

此而朝廷之上猶且晏然若昇平無事之時是豈
聖上之始望所及者哉苟求其咎由上下之情不通
也臣竊覼　殿下過於淵默筵臣建白若無究思言
已即俞未聞有吁咈之論由是而情志有所未達末
流之弊馴致於荏苒姑息或時賓對大臣只讀奏笏
記而已餘皆伈伈而退一日二日習以爲常甚至昨
今年間絕無召接之時喉舌之任經幄之班殆不識
筵體而庶官疎逖獲瞻耿光者百不以十其中亦豈
無慷慨憂國思欲以忠言讜論一陳於吾　君之前
者而其勢末由也夫上下不交在易爲否否則陰陽

不和陰陽不和則災沴屢興而位育之功無自而成矣故從古治亂之幾未有甚於上下不交也矧今輔導　睿學實　宗社生靈萬世之長策而我　世子天縱英毅春秋方盛切宜左右正士頻開書筵啓發其聰明薰陶其德性期躋乎緝熙光明之域不可使有寒曝之患而宮僚之因緣圖遞踵武相接備員之啓徒煩酬應其所以致此者自　殿下躬行之實無足以推廣觀感之效也重可惜也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治不徯志是固羣臣之罪而抑　殿下不爲也非不能也然而亂極思治又非可爲之會乎今之

議當世之務者必曰名教可振奢侈可祛銓選宜公科試宜嚴明贓汙之律謹訟獄之法矯奔競之風絕武斷之習凡此皆時病之最急救藥者而苟不亟治國之安危有未可知寧不凜然臣愚竊以爲紀綱立然後衆事自理如裘挈領隨手而整也所謂紀綱者非有別件物事是在　殿下必須先修德以定志日親賢士大夫俾各竭言無諱上下交孚於是乎集羣策而審時務斟酌乎經權之宜而通變之毋徒法毋欲速一以赤心救民爲務則發號施令動合天則而大服人心從欲以治卽此是紀綱立也於爲國乎何

有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
懈于位民之攸暨伏望　殿下留心焉臣尚記庚午
年間　殿下念生民之困瘁降十行之綸令八路牧
民之長各條奏民瘼若曰百姓疾苦無以自達於予
則雖欲一分思救民之道其何得哉尾又結之曰無
或近於塞責近於例科當是時也大小遐邇之攢手
歌頌思見德化之盛者不啻如赤子之望哺望之愈
久而愈不能忘也今其冊子雖不可盡用倘　殿下
推斯心措諸實政以及於民則尚可以示信四方而
副向日之輿望也且夫獄者民命攸繫也獄不可留

而詳覈之不行今幾年矣使其當死而不服其刑已非生道殺民之義若情之可原而不免於瘐死是又可忍耶斷死刑必以孟冬者以純陰之月也今幸三公備位適丁是時又豈容因循廢閣而止哉夫雷之威象用刑易之噬嗑豐二卦之以飭法折獄爲辭者蓋取諸此也伏望　殿下體易象順月令新拜左右相臣誠心敦召迨此舉行其餘死囚之已成獄而未輸款並令司寇審理大行疏決之政焉然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和氣致祥太平之福其始自今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嘉納之乙酉參判吏兵工三曹丙戌

拜弘文館副提學行館錄丁亥差備堂出爲全羅道
觀察使時歲饑捐廩營賑民不知災勸農課士不循
恒例明年遞歸己丑九月以　睿旨添書擢拜漢城
府判尹尋差進賀使再赴燕凡屬珍貝一物無所隨
庚寅拜刑曹判書差　墓所都監提調秋又拜工曹
判書差冊　儲都監提調兼　世孫右副賓客差伴
送使辛卯兼知　經筵事都摠管壬辰春拜吏曹判
書注除一以循格疏鬱有或時議之所不愜而竟不
撓秋遞拜議政府右參贊轉司憲府大司憲差湖南
勾管堂上癸巳拜知中樞府事冬分司華城乙未差

兼知　實錄事拜藝文館提學丙申兼知義禁府事
以　純宗　翼宗御製印進時閣臣陞正憲階拜弘
文館提學此公官簿之大畧而如提舉之承文院惠
民署觀象監司饔院及實職兼銜之重複者畧之又
如錫馬錫貂錫皐比錫表裏等恩典不勝僂書而
當宁初以閣臣中曾經賓客人輪進勸講公其一也
戊戌春示憊以閏四月十八日考終于第壽適以降
之甲而月未周矣訃聞搢紳章甫咸曰賢宰相逝矣
上遣閣屬官吊孤致侑如禮七月葬于陽智縣西墨
街坐艮之原配貞夫人昌原黃氏縣監載鼎女秋浦

愼後也有五男三女長壔今縣令次埻進士出爲文正公嗣次埈並夭次垿前應教次墡三女適府使韓正敎洪用周進士金寅根內外孫男女皆幼公自釋褐之初出入館閣常處邇密殆三十年所筵席進言不但經史文義之敷衍而已斷斷忠欵隨事規諷每於進講前一日披卷端坐心語口釋儼然若晉接之時必盡其究賾得旨無疑於心然後始止嘗有掖隸犯死罪而特貸者公奏曰此輩急於自脫冒犯罔赦則雖使自爲之說必知其當律之不可逭矣況於肅肅清嚴之地作此無前之變恠乎臣伏見判下曰非

不知虧損國綱　殿下既知之而何爲此屈法乎又有大臣以非罪削黜者而文廟酌獻之命猝下公奏曰自古人主處以至尊易於自聖發號施令謂莫誰何故中庸以敬大臣一句爲九經之一而垂戒於後世者也苟不敬大臣何事不可爲乎使大臣設有可罪之端原情而恕之優禮而待之尤有光於大聖人含弘廣大之德而今乃以周旋之際適然不審之失遽使之迸出門外行色蒼黃氣象愁沮何　殿下黜陟大臣若是其容易乎命令雖係於一時瞻聆有關於八方此臣所以過計之憂不但在於今日也且文

廟酌獻是何等盛舉而深夜發令猝地行禮此又有
違於重祀典之義也其爲禮也至重且大故自 列
朝間三年一行必也宿齋預戒以盡誠敬大臣之聯
劄請寢豈有他哉言苟是也改之爲貴 殿下只賜
優批終靳允從已是 殿下之有欠敬禮處也臣不
敢以事屬既往終於泯默不避僭妄畧有敷陳又有
京兆郎以慢忽被罪者公奏曰彼郎官之不能火速
舉行誠有罪矣而第念知委坊曲招致者民此非常
時待令而又是就其中抄出貧窮者則容或有其間
遲滯之端矣書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蓋刑章所貴

乎得中而流三千里即編配中重典也今此處分恐涉過當　上曰民事雖重玉堂所奏甚好仍釋之皆公筵話中切至者也公姿性端重氣溫而貌和孝友之行出於天賦與人交未嘗爲邊幅修飾言語必雅飭動止必安詳無一點時俗態每親友月朝之時至於公咸曰若人也愷悌君子也雖異趣者不能有貳辭譬如瑚璉在廟芝蘭在室智愚之所共知也其事親也生而極婉愉之誠沒而盡著存之慕或遇先公所嗜之物輒泫然不忍進其奉先也朔望必拜宗祠文正公所撰禮書未及較正者常留案上刻意修潤

推以及於疎族遠親咸曰於我乎歸所居之室草履
常滿不以應接爲苦至韋布圭蓽之士亦不以爵位
加之其居家也凡係產業貨財之屬無一經心或有
以非義問遺皆却之衣服備寒煖不近紗緞飲食戒
暴殄不厭疏糲左右經傳不雜稗書凝塵滿室晏如
也御子姪婢僕未或以大聲叱咤之客至寒暄之外
罕與及朝廷事冲襟潔標足使人不萌鄙吝也公於
詩寫情而止不尚藻繪於文達理而止不尚詭恠又
皆本之儒術讀其稿可知其人然公則自以爲不能
故於兩館之任終始牢辭亦公操履之一端也始公

以地望所推入於閭圈之首或有齮齕者公雖不與之較絜然亦悠泛於世每不處睢盱地有以也由是極華顯之位而人不猜閱平陂之會而世無訾其所成就灼然爲一代完人而後承之福履方進未艾此尤公留有餘不盡者也世皆以公爲慈諒仁厚底人而公實有內守剛確威武不屈者行人之所難行言人之所難言非一二事其憂國愛君懇懇一出於誠則亦性所由然是皆宜親聞而親見也人謂濶不入俗而靜究之雖古昔名賢之貞固者何以加諸寅永愚魯無知識每於棊樽談笑之際不過以我

輩人視公今掇公言行而論公則邈若上世攀躋不及又奚能述公之德耶只就世閥踐歷之可書者以諗太常

右我祖考文忠公所著詩文總二十卷先考孝獻公嘗裒輯而擬鋟梓天不假年齎志未就嗚呼遂古遺恨庸有既乎禮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又曰其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斯集者祖考之美也欲明著以傳之者先考之仁也小子若不克繼其志是忝墜已矣然不省於先考無能爲役傳後大業不容自主膚淺伯姑夫松石金公相是役甚勤凡刪定校勘若李漢之於韓文公集小子奉以付剞劂氏始克卒先志廣布而壽傳緬仰今昔不禁感涕

之祓面也至若文章德業已詳載於弁卷之文小子復何敢述焉戊辰仲夏不肖孫寧夏謹跋

Asami 39.107

v. 10 of 10

雲石遺稿

十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703284436

http://books-yaz.us.archiv...

z0059

unsokyugokwon120108800

z0059

Unsok yugo : kwon 1-20

10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
California, Berkeley

unsokyugokwon120108800

Wednesday, April 20, 2011 09:03:2

1 of 1

4/20/2011 9:03 AM